

濂溪四首

周立文

濂溪一枝莲

水流浅浅，鸟鸣间关
一只巨大的蜻蜓悬停在莲上
挺直了抒情的尾巴

一枝莲，一张宛若处子的
半红半白的面容
鲜衣如鲜纸，让颤抖的手
不知道该如何落笔

莲之外，再写两个字吧
——濂和廉，带水的
和不带水的
清的和清白的

只有鱼儿的尾巴知道
下面的淤泥有多深
而莲子千年，包裹着多少苦心

风清清，白云闲闲
掬濂溪之水把手和脸
洗一千遍，只为一种摘取
但犹疑再三，终于不敢

月岩

大家的太阳和月亮
无论圆缺，轮番照耀着
这一处高高的山岗

穹与天灵盖永久地打开
风从四面八方吹来
传说他在这里——不管他
走向何方，都必将回到这里

在明亮处，在刀刻斧凿的
岩壁上，显示出穿透一切的力
关于阴阳，关于动静
关于无极而太极！

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
在将这一切看透之后
他冉冉升起，化为天空中
另一位圣哲，另一轮日月

濂溪书院

没有谁能说清，洞庭以南
有多少个濂溪书院

有多少个濂溪书院
就有多少个濂溪先生

有多少个濂溪先生
就能讲出多少种道理

有多少种道理
就有多少个理学湖南——

我抬头看见：“吾道南来
原是濂溪一脉！”

又有一个声音传来
“诚斯立焉，纯粹至善！”

在周敦颐廉洁展馆前

门前几枝莲花
天生的、石刻的、铁铸的
门里一尊塑像
清峻的、诚笃的、守拙的

两者之间，安放着
一张张目光明亮、颜面洁净
理由充分的
孩子们的笑脸——

展馆前，三五十个男女
排起了整齐的队伍
我听见他们正大声地朗诵

“事冗不知筋力倦，
官清赢得梦魂安！”



落宿山居记

郑杰

落宿那座山中民宿，是去年冬天的事。此刻，听知了躲在办公楼前那株老槐的绿荫间低唱，聒噪，时间已是丙午年的盛夏，天空被溽热笼罩着，太阳像个燃烧的球，正在青色和白色的云里穿梭。那座叫“竹隐”的民宿，名字透着山居的禅意，坐落在湘西里耶古镇南侧那片绵延山麓间。四周竹林环抱，空气清新透明，耳畔有鸟儿的欢唱和潺潺水流声，恍惚有股神奇的治愈力量加持其中。

我是那日午后抵达那片山的。眼前是群山绵延，奇峰罗列，千岩竞秀的壮丽景色。

我本匆匆过客，来这里无非是想亲近下自然，在山景中获得宁静。未承想，一场意外邂逅，竟让这趟旅程有了温度。起初只打算走马观花一番，傍晚前，赶到山下古镇，搭“顺风车”当天返程，可山上风景实在太诱人了，如一幅天然水彩将我攥住，意犹未尽里，时间就这样被延宕。行至山脚时，目光被一盏暖黄灯火拽住，定睛一看，原来是家民宿，名为“竹隐”，依傍在山边，并不张扬，却有着一种摄人心魄的静谧。

民宿由老宅改建，完整保留了湘西旧式民居的特色风貌。触目可见：青砖黛瓦，白色屋脊，翘角飞檐，木格窗棂，泥坯院墙。板壁和木门上涂着厚厚一层桐油，最初的色泽虽已褪去，仍油光可鉴，锃亮照人。民宿空间不算大，但里面积尘不染，布置得极其雅致。推门而入，一阵轻快旋律流淌而出，是曲比阿乌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歌声，似一双温柔的手，拂去我满身的风尘。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揣测着，民宿主人定是个见过世面、心怀诗意的人。果然，迎面来的是一位身形纤瘦的女孩，她气质清冷，虽穿着朴素的棉麻衣衫，谈吐举止却大方得体，彰显与众不同的素质修养。她叫芬，是这家民宿的主理人。

办理入住后，我进客房，准备洗漱。冷不丁，传来门的“吱呀”一声轻响，疑惑地瞥一眼，原来是芬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甜酒汤圆走了进来，她将碗轻轻搁在茶几上，氤氲热气瞬间模糊了窗棂外的黑暗，也模糊了我的视线。

这是一碗怎样的汤圆？瓷碗是粗陶的，透着拙朴的质感。碗内，雪白的汤圆像一颗颗温润的白玉珠，浮在琥珀色的甜酒中，正随着汤汁

的晃动轻轻碰撞，几粒金黄的枸杞点缀其间，点亮了冬夜的沉闷。

我一时愕然。虽常住酒店，但对这种不期而至的馈赠，我还是有些莫名，头上罩满雾水。我下意识以为是推销，便有些局促地解释，甚或推辞：“姑娘，我自带了面包，已经吃过，不饿哩。”

芬却扑哧一笑，那笑容如山涧的清泉，澄澈见底。“先生，今天是冬至呀。冬至大如年，吃汤圆是习俗。这是我们民宿的心意，不收钱的。”

那一刻，我的脸竟有些发烫。我拍了拍脑袋，连声道谢。待芬离开后，我捧着那碗汤圆，拿起勺子，舀起那些“白玉珠”，大快朵颐起来。汤圆软糯鲜香，入口即化，甜酒的微醺与糯米的醇厚在舌尖交融、渗透。那种极致的甜腻也瞬间传递到喉间，并延伸至胃部，让胃突然出现一阵痉挛般的抽搐。不是生理上的不适，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战栗。这战栗，像一把钥匙，轻轻旋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想起了小时候，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想起了小年夜里家乡的饺子，还想到了那些被岁月冲淡却从未消失的温情。原来，所谓乡愁，有时不过是一碗热汤的慰藉；所谓归途，有时不过是陌生人递来的一份暖意。枕着山里的万籁俱寂，我安然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明。

翌日清晨，山中晨雾还未散尽，我踏上回程。临行前，出于礼貌，抑或对那碗汤圆的感动，我主动加了芬的微信。

从此，我们在微信上时有互动，交流中，才拼凑出她那并不平坦的来路。她曾是南京一所高校的毕业生，像万千学子一样，在国考、省考的独特桥上失意过，也在上海、厦门的写字楼里迷茫过。最终，她没有选择在都市的霓虹里继续漂泊沉沦，而是转身回到了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回乡之初，她也一脸懵圈，不知是对是错，但她很快发现，大山里并非只有贫瘠，贫瘠背面，是数不胜数的宝藏。那些野生菌、山茶油、土蜂蜜……在城里人眼中是求之不得的“走俏物资”，而在这里不过是寻常之物。于是，她一边经营民宿，一边做起了山货的“搬运工”，依托网上交易平台，将深山的馈赠送往繁华都市。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从“竹隐”归来，时日已不短。但我知道，那碗汤圆的甜糯，那位女孩眼里的光，已深深烙在我的心底，挥之不去。

大江流日夜 薪火映征途

张毅龙

我站在江边的时候，正是黄昏。
江水浩荡，自西奔来，向东而去，不急不缓。夕阳余晖平铺江面，染出半江澄碧、半江酡红，宛如一匹被晚风揉皱的锦缎，温柔铺展，漫向辽阔天际。远处一叶孤帆，缓缓朝着落日边缘飘荡，渺小如风中落叶，轻渺似一声悠长叹息。

这，就是长江。
千百年来，无数人曾伫立在这片江岸，仰望同一轮江月，聆听同一阵涛声。苏轼来过，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仅寥寥数字，便将长江化作时光的载体，让滔滔浪涛承载起整部浩荡史册。

杨慎也曾临江远眺。他的心境更为通透淡然，一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道尽世事浮沉。立于江畔回望，俗世里的功名利禄、得失荣辱，瞬间便轻如微尘。长江如一把无形标尺，丈量出个体人生的微末，也拓宽了人心的格局边界。

我沿着江岸缓步前行。江风猎猎，掀动衣角，浪涛反复撞击礁石，沉厚的声响一重接着一重，像是远古战鼓，又似大地绵长的心跳。这水声里，藏着周瑜赤壁鏖兵、羽扇纶巾的盖世豪情，也藏着杜甫登高望远、身世飘零的沉郁悲怆。同一条江水，有人听出凌云壮志，有人品出羁旅愁怀。可江水本无心绪，只是默然奔涌，不思索过往，不追问归途。

暮色缓缓浓稠，江面晕成沉郁的铅灰。一轮圆月自东方升起，清辉洒落水面，月影被波涛揉碎，又悄然聚拢，反反复复，自在流转。

江水无言，江月亦无言。
暮色深处，一座古亭勾勒出苍劲剪影，让我想起北固亭上的辛弃疾。极目江山，却望不到中原故土，他慨然发问“千古兴亡多少事”？最终作答：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奔涌江浪里，藏着他收复河山的满腔壮志，与壮志难酬的无尽不甘。还有王勃，登滕王阁俯瞰江天，画栋流云、珠帘

暮雨依旧，当年宴饮歌舞早已消散，阁中旧主不知所踪，唯有槛外长江，兀自东流。

江风渐凉，我拢紧衣衫，不由念起李白笔下的长江，从无沉重桎梏。“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挣脱困顿后的快意洒脱；黄鹤楼下目送孟浩然远行，三月烟雨裹挟孤帆，顺着长江流向碧空尽头，悠远又浪漫。

我蹲下身，将手探入江水。江水温凉，顺着指缝匆匆溜走，无从紧握，无从挽留。江面上传来轮船悠长汽笛，灯火通明的巨轮缓缓驶过，如同一座移动的江畔小城。江上早已不复古时帆影，可奔涌的，依旧是那条长江。当年毛泽东同志横渡大江，写下“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豪迈。江水未曾改变，只是每一代站在这江边的人，都揣着独属于心事与使命。

我凝神望着滔滔东去的浪涛，忽然想起另一条无形的“大江”——那是先辈用草鞋踏平险途、用热血浇灌前路的长征征途，跨越万水千山，同样浩浩荡荡，一往无前。

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华夏山河长青如故。那场震撼世界、淬炼民族筋骨的伟大长征，早已从烽火里的千里远征，沉淀为深植国人血脉的精神图腾。它是历史长河中永不褪色的红飘带，更是照亮民族前路的不灭星光。

回望峥嵘过往，那是一段以信仰为火炬、以血肉为步履的绝境重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山河破碎，国运飘摇，中国革命深陷生死危局。一支衣衫单薄却初心滚烫的队伍，告别于都河畔，踏上前途未卜的远征之路。二万五千里跌宕征程，是千难万险的严苛淬炼，更是对理想信念最坚定的答卷。

红军将士以草鞋为履，踏遍千山万壑，冲破层层封锁，打赢六百余场浴血苦战；以野菜粗粮果腹，穿越茫茫草地，扛住饥寒伤病，坚守不曾动摇的信念；

以钢铁意志为盾，翻越冰封雪山，抵御刺骨严寒，扛起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金沙江的惊涛，铭记着红军出奇制胜的果敢；大渡河的铁索，镌刻着勇士向死而生的决绝；岷山皑皑白雪之下，长眠着无数无名忠骨，也托举起星火燎原的希望。

这条精神长河，与眼前的长江何其相似：都闯过无数险滩暗礁，都见证过无数英雄身影，都昼夜不停、奔赴前方。

岁月更迭，沧海桑田。如今华夏大地，早已褪去旧日贫瘠沧桑，换得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我们不必再踏冰卧雪、突围枪林弹雨，可山河巨变，初心从未更改；时代向前，精神一脉长存。和平年代没有生死一线的战场考验，却有攻坚克难的全新征程；没有绝境突围的生死抉择，却有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新时代的长征，阵地已然变换，可精神内核始终如一。

放眼神州大地，处处都是新时代长征的生动图景。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潜心攻关，在科技自立自强的赛道上奋勇突破，让长征系列火箭翱翔苍穹；基层干部扎根乡野、步履不停，在乡村振兴的田野间默默耕耘，走遍阡陌街巷；青年后辈不负韶华、争先向前，立于时代潮头勇担重任，以热血奔赴山海，用实干书写前程；万千普通劳动者坚守本职、默默付出，在平凡日常里守护初心，捍卫着先辈用鲜血换来的盛世太平。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长征是清晰的精神坐标。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远征告诉我们：从没有一蹴而就的荣光，唯有久久为功的坚守；从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唯有迎难而上的担当。当年红军凭着绝境重生的勇气开辟前路，如今我辈当以赓续初心的担当奔赴未来。

我缓缓起身，转身离去，身后江水依旧不舍昼夜向东奔流。

而那条流淌在国人心中的精神大江，也始终浩浩荡荡，永不停歇。



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城陵矶港附近的水面上船舶往来穿梭，码头上货物装卸繁忙有序。（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明月大江

张雪珊

来古城宝庆工作二十年，我最爱去的地方便是双清公园。无数次，我独自一人或陪着父母、妻儿沿江岸缓缓走上去。月光明晃晃地铺在水面，碾成碎银子，又聚成整块。

双清公园坐落在资江与邵水交汇处，江水在此处拐了一个弯，两股清流糅成一匹宽阔的绸缎。公园因这交汇处“碧水澄清”而得名“双清”，又因每逢清秋月夜，水月交融、清辉相映，“双江秋月”自宋代起便被列为“宝庆十二景”之首，被历代文人视为胜境。始建于北宋的双清亭，曾与岳阳楼齐名，虽历经战火损毁，却一次次在废墟上重建，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样，永远不曾倒下。

父亲生前钟爱这方水土，我陪他来过很多次，总要在江畔驻足很久，看“砥柱矶”那块巨石如何稳稳地立在江心，任水涨水落、潮来潮去，岿然不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湖广巡抚顾璘见其“当水之

冲”，题名“砥柱矶”。近五百年来，江水无数次涨落，它始终立在原处，像一个不曾动摇的承诺。父亲说：“人活一辈子，心要像这石头一样坚毅，不管外面怎么变，自己心里那杆秤不能歪。”他一生正直，疾恶如仇，从不向歪风邪气低头，哪怕被错误处理回家务农二十年，依然挺直腰杆做人。

我曾陪母亲在矶石上的亭外亭坐过整个下午，她看着江面说：“这石头真硬，水冲了这么多年，还在。”她不知道，她嫁了一辈子的那个男人，也是这样一块石头。

历代墨客骚人，为双清亭写过无数赞美的诗篇。“阅尽狂澜色，何须顾水神。”是顾璘对“砥柱矶”神奇的写照；“云带钟声穿树去；月移塔影过江来。”亭外亭上清末诗人徐小松撰写的这副楹联，更让“双清胜览”闻名遐迩。宿将蔡锷、宝庆翰林车大任以及车万育等志士仁人都有

题咏。魏源也是邵阳人，他留下那句“屿扼双流合，江涵一廊烟”，写出了这山水间的壮阔，更写出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忧患与担当。他受林则徐嘱托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每次读到那句诗，我都能感到一个文人在国运衰微时的沉重呼吸。

很多次，我站在这砥柱矶前，看这块巨石历经千年冲刷依然镇守江心，深深感到：做人就当如此。正直如砥柱，坦荡如明月，无论外界如何风浪滔天，内心自有一杆不歪的秤。

人生海海，说是命运的无常。回望来路，从高寒山村的煤油灯下走来，经历落榜、失学、退稿、求职无门，每一步都踩在坎坷上。可每一次，都有一双温暖的手把我扶起来——父亲的倔强，师长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每一个温暖的名字，都是那轮明月投在江面上的一道光，照亮了一个寒门子弟的前行之路。